

插图典藏本

鲁滨孙漂流记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李文辉 译



中国图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鲁滨孙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 著 李文辉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 / (英) 丹尼尔·笛福著; 李文辉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6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164-9

I. ①鲁… II. ①丹…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1533 号

鲁滨孙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 著

李文辉 译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郭翠青

助理编辑: 魏姗姗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 开(880×1230)

印 张: 9.125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28.00 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前言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英国和欧洲的“小说之父”。

丹尼尔·笛福生于伦敦一个油烛商家庭,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从事商业的同时,他还从事政治活动,代表当时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出版了大量的政治性小册子,并曾因此被捕。笛福直到晚年才开始创作小说。写《鲁滨孙漂流记》时,他已 59 岁了。这部小说是以一件真事为素材写成的。二百多年前,苏格兰人塞尔柯克在一艘英国海船上当水手。1704 年 9 月的一天,塞尔柯克因为和船长发生冲突,被遗弃在拉丁美洲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起初塞尔柯克心情很糟糕,但后来慢慢地习惯了。他捕山羊做食物,用木头和羊皮盖了两间小房子,拿钉子做针,把破袜子拆开来做线,用来缝东西。他在无人荒岛上生活了两年四个月,1709 年 2 月 12 日,

一位英国航海家把他救离了海岛。塞尔柯克回到苏格兰后，经常在酒店里向人们讲述他不平凡的经历。笛福看到这则新闻后受到启发，就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了《鲁滨孙漂流记》。此后，他又创作了《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这些小说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笛福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但他终生没有混入当时有名的文人圈子里。他一生贫困潦倒，甚至在临死前为了避债不得不离家藏起来。

《鲁滨孙漂流记》给笛福带来了巨大成功并帮他还清了部分债务，书中的主人公鲁滨孙也成为与困难抗争的典型。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情节曲折，可读性强，主要表现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的主体，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从这部小说的表面上看，讲述的是一个奇迹般的历险故事，但是，故事背后隐含着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隐藏着人们普遍渴望和梦想的东西，如向往自由、孤筏重洋、英雄梦想、敢于行动、自立于世、勇于担当，等等。这部小说也给读者以启示：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只有那些不畏艰险的人，才能享受冒险的乐趣。

《鲁滨孙漂流记》被誉为英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出版后，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广泛的兴趣及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和立场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解读和重构。作为开启 18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

之作,《鲁滨孙漂流记》成为研读世界文学绕不开的一个里程碑。

《鲁滨孙漂流记》同时也被看作是一部早期反映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扩张和从事殖民实践的小说,不仅为殖民形象和理想的交流传播提供了渠道,而且构筑了帝国文化与帝国权威之间的关系,以文学特有的形式肯定帝国的扩张、侵略和殖民,成为欧洲殖民叙事的重要文化档案。

正因为如此,《鲁滨孙漂流记》至今仍是雅俗共赏的经典名著之一。

第一章

我一六三二年出生在约克市。说起来,我的家人算是上流社会的人。不过我们不是本地的,我的父亲的本籍是德国不来梅,他迁到英国之后,先是住在赫尔,在那儿做生意,发了家就不再做了,把家搬到了约克市。在那儿,他和我的母亲结了婚。我的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作鲁滨孙·克罗伊茨内。因为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德国姓,发音就变样,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后来我们自己也这么读、这么写。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克罗索。

我的大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二哥则下落不明。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父母没让我去学谋生的手艺,只让我不断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过我满脑子都是一个奇

妙的想法：我想出海。

我根本不听父亲的劝阻，甚至违抗他的命令，母亲的哀求和朋友的劝告也都被我当作耳旁风。这种性格，好像注定了我将遭遇不幸。

我的父亲聪明且慎重，他觉得我的理想肯定会给我带来麻烦，于是经常严肃地开导我，给我不少忠告。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里面。那时候，父亲痛风发作，行动不方便。他很恳切地劝告我不要出海。他问我，除了一心想出去闯荡，我还有什么理由撇下双亲，远离自己的故土。他认为，我在故乡既可生活得优裕自如，又可能得到有力的保荐，只要勤奋工作，将来自可发家致富。

他对我说，我的出身不错，完全没有必要去拼命、去冒险。待在家，我完全可以过上最舒适的、中等人的生活。

他叫我从哥哥的事例中吸取教训。他说，他也屡屡规劝我哥哥，要他别去外国打仗，但毫无效果，到头来，凭着年轻人那种一意孤行的意气，他还是投身军旅，枉送了性命；他还说，虽然他将永远为我祈祷，但有句话也要说在头里：要是我实在太蠢，真的跨出了离家远行的那一步，在我求救无门的日子，上帝就不会保佑我。

事后想起来，我父亲的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我的父亲当时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我的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会呼救无门而后悔时，

更是悲不自胜,不得不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也说不下去了。

这次谈话深深感动了我。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处之坦然呢?我决定不再去想出海的事,而是遵从父亲的意愿,一心留在家里。

可是,短短几天之后,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一心想要出海,每天尽量避免和父亲谈话,转而去向我的母亲倾诉我对大海的向往。

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发了很大的脾气。她对我说,她晓得去对父亲说这种事丝毫没用。父亲很清楚这事对我的利害关系,断不会允许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还说,父亲对我的谈话那样苦口婆心、耐心恳切,而我居然还想离家远游,这使她完全无法理解。她说,总而言之,要是我执意自寻死路,她不会来帮助我。她要我相信,无论是父亲,还是她,都不会允许我出海远航,所以我要是自掘坟墓,与她也没有关系,以免我事后说,我的父亲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我的母亲允许了。

尽管母亲当面拒绝了我,不愿把我的想法转达给父亲,但我事后了解到,她还是将我说的话全都告知了父亲。而父亲听后,不禁顾虑重重,对母亲叹着气说道:“他如果不背井离乡,倒还可以指望过上舒服日子;倘若要出海远航,那么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家伙。我坚决不能允许这事。”

一年之后,我最终还是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儿正事,但我就是执迷不悟,什么都

不听，反而总是跟父母争执，希望他们不要阻拦自己孩子的理想。我有一天偶然到了赫尔市。当时我的脑子里还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不过在那儿，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怂恿我跟他一起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用水手们惯用的诱人航海的条件诱惑我，说我无须付船费。这时，我既没有跟父母商量，也没有托人传话，我想等我走了他们总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祷告，亦没有要父亲祝福我，我甚至全然不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那天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谁晓得这是一个倒霉时辰啊！我认为，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长久地无法摆脱。

那艘船刚驶出亨伯湾的湾口，就碰上狂风和滔天巨浪。我不由得开始后悔没有听从父母的劝告。

风暴这时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狂风恶浪。我之前从未见过这种恶景。但较之我后来遇见的狂噪的大海，那真是相形见绌；就是与我几天后所见的情景，也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当时已令我毛骨悚然了，因为对我这个第一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航海的事我一无所知。

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海浪随时会将我们淹没。我觉得我们随时可能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在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中，我一次次起誓，无数次坚定决心，这次航行中要是上帝留我一命，我的双脚只要一踏上陆地，我就立刻回到父亲身边，这辈子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从此

不再自寻烦恼。

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父亲的真知灼见，意识到他那种中庸的处世之道的妙处；他一生过得自由自在、安闲舒适，既没在海上蒙受暴风骤雨之苦，也没在陆地上遭遇贫穷困苦的折磨。我决心浪子回头，一旦上岸，就回到我父亲的身边去。

在狂风暴雨肆虐期间，甚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这些理智而清醒的念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但暴风雨在第二天过去了，海面渐渐风平浪静，我也开始习惯了海上生活。但我仍然整天无精打采，另外加上有些晕船，精神更是萎靡不振。到了傍晚，天气彻底晴朗，风也彻底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迷人的金色黄昏。当晚和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美妙。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让人赏心悦目。那是我以前不曾见过的美景。

夜里我睡了个好觉后，现在既不晕船又满心欢喜，想着第一天里风暴如此骇人的海面，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竟已变得波浪不兴、景致宜人，不免觉得惊诧。这时，那个诱惑我上船的朋友来了，他好像是在担心我继续维持自己的正确决心，拍拍我的肩膀：“嘿，朋友。经过这阵风浪，你感觉如何？昨晚只是刮了点儿小风，你铁定害怕了吧？”“那是一点儿小风？”我反问道，“那可是一场惊悚骇人的大风呢。”“笨蛋，还大风呢。”他答道，“这点儿风，你就觉得是大风啦？我说，这压根儿就算不上什么。只要船好、海面宽，我们根本不会把这

种小风放在心上呢；不过老弟是第一次上海船，无可厚非。好吧，咱们去喝一碗潘趣酒，把这事丢在脑后吧；你瞧！现在这水色天光多美妙！”

我不想详细讲述这段伤心事。简单地说，我们按照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烂醉如泥。那晚，我尽情地疯狂喝酒，把自己对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思，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忘到了九霄云外。用一句话说，风暴过后，大海重又安详平静，我头脑里杂乱无章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空，对大海风暴最初的恐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热衷航海理想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时下的决心和起誓通通丢诸脑后。我偶尔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不时浮上心头，但我想尽法子摆脱它们，并让自己重新振作，好似要让自己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一样。于是，我跟水手们一样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抑制住了那些冲动，杜绝了那些正经念头再次死灰复燃。不过五六天，我如同那些企图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一样，彻底战胜了良心。为此，我绝对会再次遭受磨难。上帝见我毫无悔意，就决定不再宽恕我，而且，这根本是我自讨苦吃，无可推卸。既然我自己没将第一次灾难的平安渡过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那下一次灾难只会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狠残暴、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害怕得求饶。

出海后的第六天，船驶到了大雅茅斯港的近岸锚地。由于之前几天不仅是逆风而且风力很大，所以在经历那次风暴

后,船并没有前进多少路程,于是我们必须在这里下锚停泊。由于始终是逆风——即西南风,我们在这儿泊了七八天,这段日子里,有不少从纽卡斯尔来的船也驶到这锚地;因为过往的船只能在这儿等着,到顺风后才能驶进泰晤士河的河口。

我们本来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不该在此停泊太久。岂料风刮得太紧,在停泊四五天之后,风势愈加猛烈。且这块锚地一向被认为是个良港,另外我们的锚很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很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不放在眼里,而且丝毫不怕,照旧以他们喜好的生活方式玩乐。在第八天的早上,风势突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安顿好船上的一切物件,使船能顶住狂风安全停泊。到了中午,海浪卷得更高了。我们的船头多次钻入水中,打进了不少水。有一两次,我们觉得脱了船锚,于是,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锚索也放到了最长的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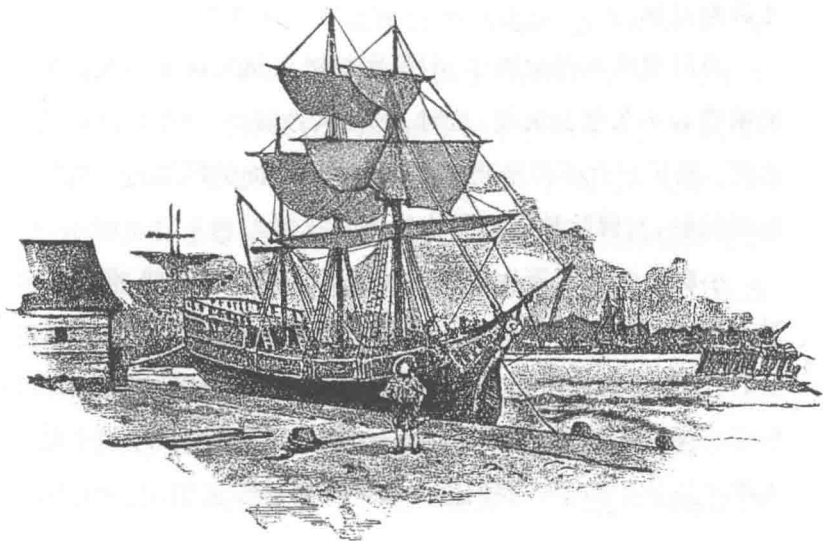
这时狂风大作,声势骇人,我瞧见老海员的脸上也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船长为了竭力保住船,一会儿进入船长室,一会儿又狂奔出来,我多次听见他经过我的舱外时自言自语,内容大致一样,无非是:“上帝,宽恕我们吧,若不然,我们都死定了,我们会死定了!”慌乱初始,我已惊呆了,傻傻地躺在我那间寻常船员住的小舱里,一股不明所以的滋味浮上心头。已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忏悔,因为那次忏悔时的起誓和许愿,我已明目张胆又执迷不悟地践踏了。另外,我觉得经历

过一次死神威胁的痛苦,这一回必将同上回一样,可以绝处逢生。我上面已经讲了,船长经过我的舱外时,竟也说出我们都会死之类的话。我听后吓得魂飞魄散,从铺上一跃而起,跑到舱外去看。我压根儿没见过如此险象环生的景象,只见巨浪翻天覆地而来,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排巨浪朝我们兜头打来。我左顾右盼,目光所及皆是一片惨状。有两艘船一直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泊着,因为货载得太多而吃水很深,只得砍掉桅杆;接着,又听见我们船上的人大喊大叫,原来泊在我们前面一英里处的船被浪头打翻了。还有两艘船因为锚已失去作用,彻底失控地离开了锚地,朝外海漂去,而船上的桅杆一根也不见了。倒是那些轻舟小船情况还好些,不像大船那么厉害地颠簸。其中有两三条船只挂着一张小帆,被风力吹动掠过我们的船边,消失不见了。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哀求船长砍掉前桅,船长坚决不同意这么干。但水手长斩钉截铁地说,要是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因此,船长勉强答应了。船上的前桅一经砍下,主桅立即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剧烈摇晃着,于是他们又不得不砍断主桅。如此,船就仅剩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任何人都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首次航海的小青年,之前那场小风浪已让我吃尽苦头,更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灾难。此时此刻,当我拿笔写下我那时的心情时,我发觉,那时我固然害怕死,但更叫我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

了不久前所做的忏悔,并且又如同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各种决心,这种恐惧和羞耻感比死亡更可怕。当时的心情如此,再加上恐惧风暴,即使现在我也没办法用笔墨描写出那种心理状态。但当时的情景并不是最糟糕的呢!更糟糕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也不否认,他们此生从未遇过这么恐怖的大风暴。我们的船尽管坚实牢固,但载货过重,吃水太深,在水中一直剧烈地颠簸。只听水手们不时惊呼船要沉了。我当时并不晓得“沉”是什么意思,于我这倒也是件好事,我后来询问别人后才了解究竟。风浪这时愈加狂躁,我见到了寻常很难见到的情形:船长、水手长,还有其他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都在不停地祈祷,他们已经预感到船随时会沉掉。半夜之后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些去检查船舱底下的人中,有一个忽然跑上来大喊道:“船底漏水了!”紧接着又一个水手



跑上来说，底舱已没入四尺深的水了。所以整个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听到船底漏水时，我的心好像突然停止跳动了一样。当时我正坐在自己舱房的床边，猛地觉得无法再坚持，就昏倒在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弄醒，呵斥我之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帮忙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刻振作精神，到抽水机旁很卖力地干活儿。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经不住风浪的小煤船，随风向海上漂去。当他们经过我们附近时，船长下令放枪，作为求救的信号。当时我不晓得为何要放枪，听到枪声吓了一跳，认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恐惧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都性命不保，无暇自顾，自然无人会来理会我的死活。一个替代我的人来到水泵边，他认定我已经死了，便一脚把我踢在一边，任由我躺在那里。我很久之后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停地抽水，但是底舱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明摆着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渐小，但船无法驶进港湾。船长只有不停地鸣枪求救。我们前面顺风漂过一艘轻量级的船，它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

小艇上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才靠近了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没办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上，他们也没办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舍命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绳子放长。几经努力，小艇上的人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地把小艇拉近船尾，全体船

员才到了小艇上。这时，我们没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任凭小艇随波逐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承诺，如果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照价赔偿。

小艇随波逐浪，逐渐漂向北方的岸边，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我们离开大船才一刻钟，就眼睁睁地看着它沉没了。我这时方才理解，船在大海中的灭顶之灾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否认，当水手们告诉我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顾不上抬头看它一眼。因为当时，我并非自己下到舢板上，而是被弄到舢板上的。当时我因为受到惊吓，又在忧心以后的遭遇，所以精神太过紧张，乃至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尽管处境危急，水手们还是拼命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瞧见海岸，有很多人在岸上来回奔跑，似乎是想等小艇靠岸时营救我们。但小艇的前进速度缓慢至极，并无法靠岸。最后，我们竟然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延伸至克罗默。由于陆地挡住了一点儿风势，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我们最终靠了岸。全体人员安全上岸后，随即步行至雅茅斯。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热情款待了我们这些受尽磨难的人。我们的住宿被妥善安置，他们还为我们筹足了旅途费用。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如果还有理智，就应该回到赫尔，回到家里。

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很幸福。我的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